

■军旅生涯■

1976 年的一天,我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夜训,训练科目是按方位角行进,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夜间“找点”。这类训练需先确定众人熟知的出发点,组织者会在此埋下下一个目标点的信息——包括名称、方位和距离。参训人员需依据这些信息在地图上大致标记目标位置,再摸索前进寻找下一个目标,循环往复直至训练结束。

训练前,连长神情严肃地向我们宣布纪律:第一,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,严防“敌对分子”趁机干扰破坏;第二,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始终维护军人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;第三,要严格管控声音与光线,一丝声响、一点光亮都可能导致训练失败。

当晚,夜训出发点定在营房东门外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杨树。我们围在树旁小心翼翼

地搜寻线索,终于在树根处的一个石块下,找到了一张卷烟纸大小的纸条,上面清晰标注着下一个目标的方位和距离。

找点训练通常两到三人一组,我和老兵徐哥分在一组。从出发起,我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:每当快要接近目标点时,老徐总会找各种理由拖延——一会儿说鞋带松了,一会儿又说肚子不太舒服,把我这个新兵推到一线。

我们在夜色中摸索前行,四周一片寂静,只有轻轻的脚步声和偶尔传来的虫鸣声。突然,扑通一声,我被一个圆滚滚的东西绊倒,整个人向前扑去。我心里猛地一惊,第一个念头就是:“莫不是‘敌人’搞破坏、故意设下的陷阱?”我趴在地上,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。这时,老徐快步赶上来,压低声音说:“别慌,这是老乡的西瓜地,

咱们手脚轻点,千万别伤到瓜秧。”听了他的话,我才长长舒了口气,小心翼翼地爬起来,跟着老徐继续寻找目标。老徐心细如发,他在西瓜地地头拨开茂密的草丛,发现一块半大的砖头,下面压着的纸条让我们对第二个目标有了眉目。

我们继续前行,约莫一刻钟后,借着远方微弱的亮光,我隐约看到前方有个隆起的土包。“坟头?”这个念头瞬间闪过,我的心猛地一紧,心跳也不由得加快。我下意识回头,发现老徐又在后面磨磨蹭蹭,我不敢出声,只是夸张地挥舞双臂示意他赶紧过来。老徐慢悠悠走近,轻声说:“这地方我前些天来过,是老乡家垒炉灶的废墟。”我听一阵羞愧,为自己刚才的胆怯感到难为情。“别怕,你去看看土包上有没有咱们要找的东西。”在

老徐的鼓励下,我鼓起勇气慢慢走近土包,仔细一看,土包上两块土坯中间夹着纸条,正是我们苦苦寻觅的目标线索。

“哗——,哗——”,就在快要抵达最后一个目标点时,一阵接连不断的奇怪声响传来,我的心再次悬了起来。还好这次老徐离我不远,他立刻安慰我:“到家了,穿过这片树林就是咱们的营房,营门岗楼就是最后一个目标点。那声音是风吹树叶的动静,别害怕。”听了他的话,我才恍然大悟,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。

这次夜训,是我入伍后最难忘的经历,更是人生中一段弥足珍贵的历练,不仅让我学会了在黑暗中辨别方向,更让我懂得了作为一名军人,既要时刻保持警惕、严守纪律,更要有克服恐惧、勇往直前的勇气。 艾立起/文

■朝花夕拾■

20 世纪 60 年代,我出生在农村。上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,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做三件好事。

我与割草搭子二元,给生产队割草不要工分,以此作为其中的一件好事。定下做这件好事后,那天,我们把镰刀磨得比平时锋利,去田地也比平时早。我们脚步不停,径直朝草多的南大洼玉米地走去。玉米地里蒸腾的热浪让人窒息,

汗水顺着下巴滴进泥土里,但我俩手中的镰刀却一刻不停。割出一小堆,我们就把背篓往前挪一挪,把草装进去。天还没黑,割的草就把背篓塞满了,只能往上面加,再用绳子绑好。背篓背在身上,草把我俩的头都遮住了。

我和二元把草背到生产队的牛棚前,负责称草的张大姑爹瞪大了眼睛:“今天太阳打

西边出来啦,你们俩小鬼在哪儿割了这么多草?”他用挂在木架子上的大秤钩起草篓,惊喜地报出斤数。要记账时,我俩赶忙摆手说不用记,这是送给队里的。第二天下午,我们又各自割了满满一篓草送给了队里。

张大姑爹头一回碰上这种好事,事后就跟老队长汇报了这事。老队长听后既意外又感动,为了鼓励孩子们多做好事,

他嘱咐队里的会计写封感谢信送到学校,并奖给我们一本塑封笔记本。那封用毛笔写在红纸上的感谢信,在秋季学期开学前送到了学校。开学典礼上,校长读完感谢信后,把我俩请到主席台上,号召同学们向我們学习,多做好事,做一辈子好事。感谢信被贴到办公室的外墙上。因为这件事,我们成了学校里的“红人”。 汪树明/文

不要工分的“意外奖励”

■图说往事■

一张戎装照



图为本文作者

1972 年 10 月,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。那时我已参加工作两年多,但作为军人的后代,儿时的参军梦始终萦绕心头,我毅然放弃工作报名参军。

尽管报名者众多,但凭借过硬的政治条件(当时我已是共青团员)和合格的体检结果,我最终顺利获批入伍。到部队后,我便暗下决心:要以雷锋同志为榜样,力争做一名合格的军人。

1975 年 3 月,我取出从家中带来的“海鸥牌”照相机,让战友帮我拍下了这张照片。

陈抗美/图文

编辑提醒: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■记忆深处■

母亲的牵挂

20 世纪 70 年代,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,我的四个弟弟妹妹告别父母,开启了他们的上山下乡生涯。

那年中秋临近,父母满心牵挂乡下的儿女,盼着他们回家过节。节前,我们先后收到三个弟弟妹妹的来信,都说定会回家过节。母亲每读完一封信,就欢喜地落一次泪。可让母亲焦虑的是,离家较远的二妹始终没有来信。离中秋节只剩三天时,邮递员来到我家,一进大院就高声喊:“范大娘,您家的信!”母亲立刻迎上去问:“是二妹来的不?”我赶紧帮母亲接过信,拆开后当场读了起来:“亲爱的爸爸妈妈、哥姐弟妹,你们好!我跟家里汇报下我的情况:最近这

边秋收农活忙,人手紧,队里和我们商量,中秋能不回的就别回了……我不能搞特殊,今年中秋就不回家了……”信读完了,母亲一直在流泪。我连忙说:“妈,明天我就去看妹妹。”

临行前,母亲忙前忙后收拾东西,装了满满一大包:十几条炸好的黄花鱼,还有几个飘着淡淡清香的月饼。她反复嘱咐我,见到妹妹多给她鼓鼓劲,要告诉她“没有受不了的苦,只有享不了的福”,人家能扛住咱也能,但也别太逞强……我望着声音有些哽咽的母亲,坚定地说:“妈,您放心,我都记住了。”第二天清晨,我带着爸妈和全家人的牵挂,踏上了去看二妹的路。 孙秉伟/文

■似水流年■

记忆中的红枣树

读小学三年级时,我患淋巴结核休学在家。那时候没有书看,每天躺在床上,只有门外的一棵枣树整天陪着我。枣树也不知长了多少个春秋,那粗粗的树干足够我合抱。枣树长得很高,向路边倾斜,有一大半枝叶在路的上空。每到初夏枣树开花时,一片金黄,院里院外都是香的,惹得过路人不由得停下脚步看一看、闻一闻。

入秋,枣子由绿转红,害羞似的藏在绿叶间。这时,我的心就像拴在了枣树上,老是拉着母亲去打枣。母亲总是宽厚地笑着说:“不急,不急。”又过了几天,枣子熟透了,鲜红、闪亮,母亲就喊一声:“走,打枣啦!”我和哥哥、姐姐们提着小竹篓,端着葫芦瓢,

紧跟在母亲身后。母亲在哪儿打,我们就在哪儿接,跑前跑后,心里甜滋滋的。高处的枣够不着,母亲就说:“算了,暂时留着吧!”

进到屋里,母亲就把枣子一份份分开,要好的乡邻都有一份。我们顾不得干别的,一边嚼着甜甜的大枣,一边提着小篮子,挨门挨户送枣子,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。

每年打了枣,母亲要选些好枣串起来挂在窗外,到过年时拿下来蒸枣包,剩下的几颗给我们解解馋。

一转眼 40 多年过去了,母亲还健在,旧居也还在,只是那棵枣树早就不在了,但它带给我们的欢乐却永远都在记忆里。 颜士州/文

